

双桅船



名家经典读本(中国卷)

鲁彦

听潮的故事

鲁彦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双桅船  名家经典读本(中国卷)

鲁彦

听潮的故事

鲁彦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听潮的故事 / 鲁彦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2. 5

(双桅船名家经典读本. 中国卷)

ISBN 978-7-5324-9058-5

I. ①听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3779 号



双桅船名家经典读本(中国卷)

听潮的故事

鲁彦著

封面图 陈舒

装帧 赵晓音

责任编辑 庞冬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7 字数 123 千字

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058-5/I·3435

定价 1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狗 /1
灯 /11
秋雨的诉苦 /14
雪 /16
寂寞 /22
战场 /24
新的枝叶 /27
开门炮 /29
父亲的玳瑁 /35
关中琐记 /45
杨梅 /68
清明 /74
钓鱼——故乡随笔 /81
我们的学校 /95



孩子的马车 /108
旅人的心 /117
活在人类的心里 /126
雷 /129
母亲的时钟 /135
火的记忆 /145
风筝 /158
食味杂记 /164
我们的太平洋 /169
厦门印象记 /176
听潮的故事 /191
驴子和骡子 /202
四岁 /213



“我们的学校明天放假，爱罗先珂君请你明晨八时到他那里，一同往西山去玩。”一位和爱罗先珂君同住的朋友来告诉我说。

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！”我喜欢得跳了起来，两只手如鼓槌似的乱敲着桌子。

同房的两位朋友见我那种样子，哈哈地大笑了。

住在北京城里，只是整天地吃灰吃沙，纵使有鲜花一般



的灵魂的人也得憔悴了。

到马路上去,不用说;大风起时,院子内一畚箕一畚箕扫不尽的黄沙也不算稀奇;可是没有什么风时关着门,房内桌上的灰也会渐渐地厚起来,这又怎么说呢?

北京城里有几条河,都如沟一样的大,而且臭不堪闻。有几个池多关在皇宫里,我不知他们为什么叫那些池为“海”,或许想聊以自慰罢。所谓后海,现在已种了东西。

北京城里也有几个小山,但是都被锁在皇宫里。

这样苦恼的地方,竟将我飘流的人留了四五年,我若是不曾见过江南的风景倒也罢了,却偏偏又是生长在江南。

许多朋友都羡慕我,说我在北京读了这许久书,却不知道我肚里吃饱了灰。

西山离城三十余里,是一座有名的山,到过北京的人,大概都要去游几次。只有我这倒霉的人,一听人家谈起西山就红了脸。

来去的费用原花不了多少,然而“钱”大哥不听我的命令,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

扑满虽曾买过几次,但总不出半月就碎了。

从高柜子上换得的几千钱,也屡屡不能在衣袋中过夜。

不幸,住在北京四五年,竟不曾去过一次。这次爱罗先珂君邀我一道去游这里的名山,我还不喜欢吗?



和爱罗先珂君同住的朋友走后，我就急忙预备我的东西。从洗衣房里取回了一身衬衣，从抽斗角里找出了一本久已弃置的抄写簿，削尖了一支短短的铅笔，从朋友处借来了一只金黄色的热水瓶。

晚饭只吃了一碗，因为我希望黑夜早点上来。

约莫八点钟，我就不耐烦地躺在床上等候睡神了。

“时间”是我们少年人的仇敌。越望它慢一点来，好让我们少长一根胡髭，它却越来得迅速，比闪电还迅速；越希望它快一点来，好让我们早接一个甜蜜的吻，它却越来得迟缓，比骆驼还迟缓。

“天亮了吗？天亮了吗？”我时时睡眠蒙眬地问，然而仔细一看，只是窗外的星和挂在墙上的热水瓶的光。

“亮了！亮了！……”窗外的雀儿叫了起来。我穿了衣，下了床，东方才发白，不敢惊动同房的朋友，只轻轻地开了门走到院中。

天空浅灰色，西北角上浮着几颗失光的星。隔墙的柳条儿静静地飘荡着，一切都还在甜睡中，只有三五只小雀儿唱着悦耳的晨歌，打破了沉寂。我静静地站着，吸着新鲜的空气，脑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，浑身沐在欢乐之中了。天空渐渐变成淡白的一白的一浅红的一红的一玫瑰色的颜色。雀儿的歌声渐渐高了起来，各处都合奏着。巷外的车声和脚步声渐渐繁杂起来。一忽儿，柳梢上首先吻到了



一线金色的曙光，合奏中加入了鹊儿的清脆的歌声。巷内的人家都砰地开了门，我的旅馆的茶房也咳嗽着开了大门。

我回到房中，那两位朋友还呼呼地酣睡着。开了窗子，在桌旁坐下，看着他们沉醉似的微笑的脸，我暗暗地想道：

“西山也有如梦一般的甜蜜吗？”

一会儿，茶房送了脸水来。我洗过脸，挂上热水瓶，带了簿子和铅笔要走了。回过头去一看，那两位朋友依然呼呼地酣睡着，看着他们沉醉似的微笑的脸，我对他们低低地吟道：

“静静地睡着罢，亲爱的朋友们。梦中如有可爱的人儿，就不必回来了。”

太阳已将世界照得灿烂，微风摇曳着地上的柳影，我慢慢儿地踏了过去。

在路旁的小店里，我买了几个烧饼，一面咬着，一面含糊地唱着歌，仰着头呆看那天上的彩云，脚步极其缓慢地移动着。今天出门早，早到爱罗先珂君处也要等待，所以走得特别的慢。

然而事实并不这样，这极长极长的路，却不知不觉地一会儿就走完了。

爱罗先珂君仍和平日一样地赤着脚躺在床上和一个朋友谈话。他热烈地握着我的手，问我为什么来得这样早，我



说我的灵魂还要早呢，它昨夜已到了西山了。他微微一笑，将我的手紧紧地捏了一捏。

我们三人吃了一点饼干，谈了一会，就陆续来了几位朋友。要动身时凑巧又来了一个日本的记者，谈论许久，就是爱罗先珂君将离开中国，要照一个相。照相后，我们方才动身。去的人一起十二个，除爱罗先珂君外，其中有一个日本人，一个台湾人，三个中国人，其余都是朝鲜人；我们随身带去一点橘子、糕饼等物。

出了西直门，我们分两路走。坐洋车的往大路，骑驴子的往小路。我和爱罗先珂君都喜欢骑驴子。

那时正是植树节，又逢晴天，我们曲曲折折地在田间小路上走，享受不尽春日的野景。有些人唱着日本歌，有些人唱着世界语歌，有些人唱着中国歌。我的驴子比谁的都快，只要我“得而……”一喝，拉紧缰绳，它就飞也似的往前疾驰。只是别的驴子多不肯跟着上来，它们都走得很慢，使我屡次不耐烦的在前面等。有一次我的驴子在路旁等它们，让它们往前走，不知怎的，忽然那些驴子都疾驰起来。我很奇怪，将自己的驴子跟在别一匹驴子后一试，也多是这样。后来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我的驴子要咬别的驴子的屁股，别的怕了起来，所以疾驰了。于是我发明了一种方法，等大家鞭不快驴子时，我就挽转缰绳跑了回去，跟在后面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就走得快了。



“为什么它们不怕鞭子，只怕你呀？”爱罗先珂君惊异地问我。

“因为我的驴子是雄的……”我回答说。

大家都笑了。

西山原不很远，我们出城门时早已望见，但是仿佛有谁妒忌我们似的，任我们如何走得快，他只是将西山暗暗的往远处移去。我很焦急，爱罗先珂君也时时问我远近。确实的里数我不知道，我便问驴夫。

离山不远时，路上的石子渐渐多了起来，最后便满路上都是。那些灰白色的石子重重的堆盖着，高高低低，不曾砌入泥中，与普通的石子路完全不同。驴子的脚踏下去，石子就往四面移动。在这一条路上，真是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，我的驴子虽有“千里之才”，也不能在这里施展，一不小心，就是颠簸。大家只好叹一口气，无可奈何地慢慢儿走。驴蹄落在石子上，发出轧轧的声音。我觉得我是坐在骆驼上。

这时离山已很近，山上青苍的丛林，孤野的茅亭，黄色的寺院，以及山脚下的屋子都渐渐在我们眼前清楚起来。喜悦从我的心底涌了上来，我时时喊着“到了！到了！”爱罗先珂君的眉毛飞舞着，他似乎比我还喜欢。大家望着山景，手指着东，指着西，谈那风景。

我仿佛得了胜利似的，在他们的前面走。

忽然，一阵低低的呜咽声激动了我的耳鼓。我朝前一



看,有一个衣服褴褛的妇人坐在路的右边哭泣。她的头发蓬乱,脸色又黑又黄,消瘦得很,约莫四十余岁。她坐在路外斜地上,下面是一条一丈许深的干了的沟。她拉着草坐着,似要倒下去的一般。哭泣声很低微,无力似的低微。

“游览的地方都有这种乞丐。”我略略一想,就昂着头过去了。

“先生!先生!”爱罗先珂君在后面喝了起来。

我仍然往前走,只回过头来问他什么。

“什么人在路旁哭呀!王先生?”他说着已经走过了那妇人的面前。

“是一个妇人。”我说。

“她为什么哭着?什么样的人呢?”

“或许是要钱罢,穷人。”我说着仍昂然地往前走。

爱罗先珂君是在我后面的第四个人,他的前面是一个朝鲜人。他用日本话问那朝鲜人,朝鲜人也用日本话回答他,似乎在将那妇人的模样描写给他听。

“王先生!你为什么不下去问问她呀?”爱罗先珂君忿然地问我。这时离那妇人已经很远了。

我没有回答。我觉得这没有问的必要。在游览的地方,我曾看见许多没有手和脚的乞丐,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讨钱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下去问问她呢,王先生?你为什么不给她



一点钱呢?”爱罗先珂君连接地问我。

乞丐不来扯我的驴子，我却下去问她？平日乞丐扯着我的车子跟了来，我总是摇一摇头。多跟了一程，我就圆睁着眼，暴怒似的大声地说：“没有！”向来不肯说“滚！”这已是很慈悲的了，今天却要我下去问她？——但是我想不出一句话回答爱罗先珂君。

我一摸口袋，袋中有六七元的铜子票。爱罗先珂君出来时共带了十二三元，在路上都换了铜子票，一半交给了坐车去的，一半交给了我，我这时想依从爱罗先珂君的意思回转去给她一点钱，但回头一看，已距离得很远，便仍往前走了。

爱罗先珂君知道我没有话可以回答，很忿怒地在后面和朝鲜的朋友谈着。

我听见那忿怒的声音，渐渐不安起来。我知道自己错了。

到了山脚下，我们都下了驴子。我握着爱罗先珂君的右手，那位朝鲜的朋友握着他的左手，在宽阔的山路上走。

“你为什么不下去问她呢，王先生？”他依然忿怒地问我，皱了眉毛。

我浑身不安起来，脸上火一般地发烧，依然没有话可以回答，只低下了头。

“在我们那里，”他忿怒着继续说，“谁一见这种不幸的



人时，谁就将她扶了回去。在这里，你却经过她面前时，如对待一只狗似的安然走了过去！……”

狗，我才是一只狗！我从良心里看见了我所做的事情，我承认他所说的是对的，我才是一只狗！我恨不得立刻钻入地下……

我如落在油锅中，沸滚的油煎着我。我羞耻，我恨不得立刻死了……

西山有如何的好玩，我不知道。在山间，我们曾喝过溪水，但是在水中，我照见了我自己是一只狗；在岩石上我曾躺了一会，但是我觉得我那种躺着的样子与别的狗完全一样。在山上吃蛋时，我曾和爱罗先珂君敲尖，赌过胜负，在半山里，我们曾猜过石子；但是我同时都觉得不配和他，和其余的人玩耍。

的确，我经过她面前时，我是如对待一只狗似的安然走了过去！

我时时刻刻觉得我自己是一只狗，是一只真的狗！我觉得不配握爱罗先珂君的手，不配握一切的人的手！我羞耻，我无面目！……

在夜间，我是夜夜有梦；白天，我觉得也是一样地继续不断地做着梦。这梦似乎很长很慢，永没有完结的一般，但同时又觉得很短很快，立刻就会完结的一般。和爱罗先珂君游西山去的时候，正是植树节，一转眼间现在又将到植树



节了。爱罗先珂君离开北京是在去年植树节后不久的某一晚间,那时大雨正倾盆地下着。在这一年中我曾发了好几次的誓,再也不做这样无耻的事了,但是现在还是时常地犯罪,而且没有人责备我,爱我的爱罗先珂君不在这里了。

晚间的大雨常在这里倾盆地下着,爱罗先珂君还不回来,莫非我永远要在这里做狗了吗?



我愤怒地躺在母亲的怀中。母亲紧紧地搂着我，呜咽地哭泣着。她的泪纷纷地落在我的颈上，我只是愤怒地躺着。

“你不生我不会吗，母亲？”我怨忿地问。

母亲没有回答。母亲的脸色极其苍白。

我愤怒地伸出右手，竭力地撕我胸上的衣服。

“为了母亲，孩子……”母亲按住我的手，呜咽地说。

“咳咳……”我哭了。



风凄凄地摇荡着窗外的枇杷树，雨潇潇地滴在我的心上。母亲的脸色是那样的苍白。我悲苦地挽住了她的颈，她的颈如柴一般的消瘦。

“让我死了罢，母亲……”我哭着说，紧紧地挽着她的颈。

“不能，不能，孩子，我的孩子……”她的泪纷纷地落在我的脸上。

灯光暗淡地照着她的头发，她的头发如丝一般的乱，如霜一般的白。

静寂，静寂。世界上除了我和母亲外，没有一个人影，除了风和雨的哭声外，没有半点响声。

“罢了，罢了，母亲。我还你这颗心，我还你这颗心！你生我时不该给我这颗心，这在世界上没有用处！”说着，我用两手竭力地撕我胸上的衣服，怨忿而且悲伤。

“啊，孩子……”母亲号啕地哭了。她紧紧地按住了我的手，我竭力地挣扎着。

风凄凄地摇荡着窗外的枇杷树，雨潇潇地滴在我的心上。灯光暗淡地照着母亲的头发，母亲的头发如丝一般的乱，如霜一般的白，母亲的泪如潮一般地流着。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颈，也号啕地大哭了。

有一滴泪，从母亲的眼中落了下来，滴在我的眼上，和我的泪融合在一处，渐渐地汇成了一道河。